

江苏文艺出版社

武俠天地



武侠天地

本社编

江苏文艺出版社



(苏)新登字 007 号

武 侠 天 地

责任编辑：周 琳 卞宁坚

出版发行：江苏文艺出版社(邮政编码：210009)

经 销：江苏省新华书店

印 刷 者：淮阴新华印刷厂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8.5 插页 2

字数：180,000 1993年2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 册

标准书号：ISBN 7-5399-0437-2/I·418

定 价：4.50 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顾 问: 冯其庸 徐斯年 章培恒
叶洪生 胡正群 卧龙生
诸葛青云 独孤红 柳残阳
于东楼(台湾)
张梦还(香港)
温瑞安(马来西亚)

主 编: 江上鸥
编 委: 曹文正 周清霖 罗立群

目 录

主编寄语	1
温柔一刀	(马来西亚) 温瑞安 7
我认识的温瑞安	文中侠 160
还珠楼主和他的“入世武侠”小说	林 雨 163
论司马翎“综艺侠情”小说艺术 ——兼谈新、旧两派武侠小说的演变与嬗递	(台湾) 叶洪生 185
帝疆争雄记	(台湾) 司马翎 214
金庸作品英雄谱	曹正文 228
短刀行	(台湾) 于东楼 242
武侠的文化沉淀	袁永君 249
易筋高手苌渭清	天之涯辑录 263

主编寄语

中国文坛有这样一种奇特的现象：惟有“纯文学”是高档次的，可以进入文学“庙堂”。评论界也常常一拥而上，冠纯文学以众多溢美之词。

与褒相应，则贬俗文学为低档次的，虽不至于完全逐出文学殿堂，却可以冷落作品，冷落作者。有不少地方是不吸收俗文学作家进入作家协会的。一些写俗文学的作家虽然抛不开这种文学样式，却不以俗文学作家为荣，反以为不光彩，甚至不希望自己的作品被冠以俗文学字样，或列入俗文学作品行列。

至于俗文学分支一宗的武侠小说被视作只配“流落江湖”。评论界对武侠小说不屑置评，甚至不屑一顾，于是白眼奚落者有之，对武侠小说的责难也是五花八门的：“易使青少年走火入魔”、“武侠宣扬的是无视法律的生活秩序”、“脱离现代生活，容易流入虚无主义！”、“是一种精神污染”。然而，社会学界应感知到这样的无可置疑的事实，纯文学知音日少，俗文学读者日众，一本故事会，印数高达数百万，一

本《神州传奇》，一本《今古传奇》动辄印量也是上十万。至于武侠小说更是拥有千万读者，上至将帅，下至黎民，各层次中莫不有大量爱好者偏爱“成人童话”。

无论褒贬，武侠小说在坐了数十年牢笼之后，一旦开放便如潮水般涌人，赢得了广大读者。究其原因除对禁锢、压制的一种逆反外，还有以下因素：

一、武侠小说具有情感宣泄作用：

侠是暴政产生的反抗者，而民众在口头文学中逐渐理想化的侠士则是民众寄托感情、希望之所在，民众希望有不畏强暴的侠士出来，为受压迫、受侮辱、受损害的民众除暴安良。有力之士揭竿而起，无力之士寄于想象。这同样是对封建专制的一种反抗。

小说史学家王钟麒先生在论中国历史小说的史话中说：“中国古典小说除了述已往之成迹”言民怒之不可犯，溯国家兴亡盛衰之故，使人君知所惧（如隋唐、列国志等）外，另一种是设为慷慨之士，穷而为寇为盗，有侠烈之行，忘一身之危，而危人之急，以愧古上位而下民者（如《水浒传》《七侠五义》）一句政话治压制。”中国古典小说具有民主性的传统，武侠小说也不具备这种社会价值。前面论过，武侠小说可以寄托感情，这种寄托，随社会进步时代发展到了九十年代的今天，时代不同了。受压迫、受侮辱、受损害的内容也已发生了变化，大规模阶级的对抗，已不存在，但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冲突，感情失衡同样是处处存在的。人有大脑，得有自己纵横驰骋的想象天地。受到压迫就有反抗的本能，战而胜之既是一种欲望也是人固有的本性。压迫，不仅仅是人的，也包括自然的，种族的、社会的、精神的、肉体的、潜意识

的，武侠小说可以提供想象世界，供人畅快淋漓地宣泄，这与精明的日本雇主，在工人下班的通道设立雇主模拟橡皮人供人捶打而喜、怒、乐、恨。有异曲同工之妙。人的心绪潜移默化，精神得以疏导，心灵得到慰藉，情感得到舒畅，特别是好的武侠小说是具有这种强烈的宣泄功能的，而且是十分突出的。

二、武侠小说具有消遣的作用：

现代社会人们的生活节奏加快，工作繁重，一日辛劳，回到斗室，翻一翻武侠小说，确是一大消遣，武侠小说大都具有结构严谨，悬念强烈，情节惊险曲折的特性，因此有其独特的吸引力。思绪随着情节走，喜怒哀乐的情感，跟着人物的命运流。侠士们超乎常人的人格伟力，是通常人们只能在幻想中才可以得到的，即使幻想也只是吉光片羽，而在武侠先生金庸、梁羽生、古龙笔下都可以产生仗剑行侠，横行神州的近乎至圣的人物，他们超乎法律，超世俗，无羁无绊，爱得真挚，恨得真切。读者可以在书中同他们交流，仿佛跟着他们去行侠仗义，铲尽人间不平。

三、武侠小说具有独特的艺术魅力。武侠小说是一种特殊的艺术样式，好的武侠小说具有相当的历史知识博闻广见的社会知识，一定的军事知识。例如冷兵器时代的兵器：刀、枪、剑、戟、气功、点穴、特异功能等等。由于好的武侠小说作家必定是杂家，大凡儒家释佛、帝王将相、动物、植物；三教九流七十二行，都有所了解，可所谓上知天文地理，下知鸡毛蒜皮，无所不知，无所不晓。因此，武侠小说就具有书本上学不到的独特知识库的作用。作为艺术的一个种类，它和其它艺术一样有着它共同的规律。需要结构，需要情节，

需要悬念，需要人物描写……而武侠小说同时又有别于其他文艺样式。武侠小说有它自身的许多规律，比任何艺术样式更加需要有悬念，只有吸引人到爱不释卷，方能算成功。具有高能的武侠小说作家，经过艺术创造，作品的艺术感染力异乎寻常。金庸将历史引入传奇，既写历史的情怀，又写人与人之间的复杂情感，使作品具有一种远远超越过去旧派武侠小说的大境界，因而，具有一种历史的浑旷之美；朱贞木的武侠反映西南边陲蛮荒地域少数民族的风情，那种狞厉的原始的野性、古趣，具有诡谲、怪异、奇特的画面，无论是环境氛围的渲染，风物物景色色的描绘，都显现出一种狞厉的奇诡之美。梁羽生的作品有一种蕴藉之美、一种超拔之美间杂着柔婉之美；古龙的武侠小说不失谐谑之美，画面组合、重叠、跳跃，情节开阖大起大落，豪气横逸具有其他人所没有的雄浑之美。好的武侠小说具有如此令人难以割舍的美的享受，难怪许多人要废寝忘食，中魔般地入迷。

四、中国风格、中国气派、雅俗共赏，为国人喜闻乐见，武侠小说从内容到形式；从环境氛围到生活价值观念；从叙事方式到词语特征都是民族的、传统的，故事传奇具有中国气派，惊险的情节、奇诡的故事、加上神秘的中国功夫，都是中国文化传统的展现。所以在中国人看来离他们很近，在外国人看来离他们很远。离得近就有一种亲切感、认同感，就能得到雅俗共赏的效果。离得远又能产生一种神秘感，使外国读者从中国出口的“洋货”中获得新奇的刺激。

也正因为上述原因，中国的武侠小说在国际上有它特殊的地位。武学大家金庸的作品不仅仅获得了华文华语地区的许多国家、许多中国人和华裔的欢迎。而且获得了大鼻子的

欢迎。不仅如此还有人引入政治斗争作为匕首投枪。二十余年前，越南南方国会中居然有人以他小说中的人物及其所代表的特有形象类型来互相指责，说某某是岳不群（伪君子）某某是左冷禅（企图建立霸业者）（见《笑傲江湖》后记。）

有人说：“凡有中国人的地方都知道他的名字”。无疑金庸的武侠小说，成了最具读者欢迎的作品，这个殊荣是一切“纯文学”作家所望尘莫及的。

武侠小说在广大读者的关怀下繁荣起来，但这是一种表象。近年来不乏佳作，但也由于商品意识的注入，使得一些粗制滥造的东西大量生产，抄袭之作，拼改之作，盗名之作，甚至利用人们视觉上的片刻差异，用近似的字词，例如手写的吉龙、古尤冒古龙；用金甫、全庸、金康、全康冒金庸，向粗心的武侠迷们兜售他们的劣质产品。

《武侠天地》就是在这样一种文化氛围中站立起来的。

《武侠天地》旨在介绍武侠小说的高人高品，引导并推进阅读欣赏的新潮流；

《武侠天地》旨在帮助武侠小说爱好者了解小说的源流，变迁，及发展现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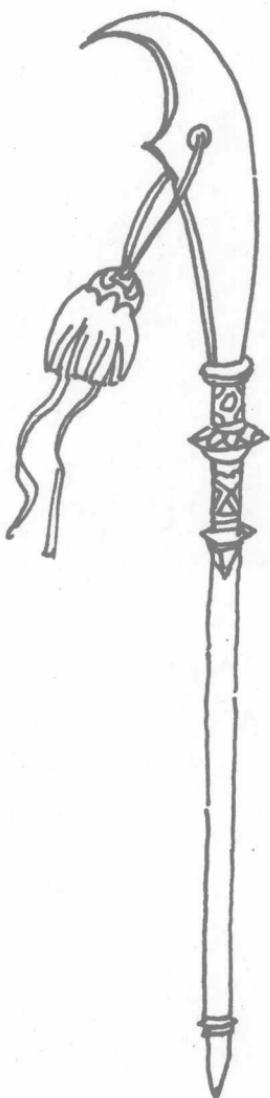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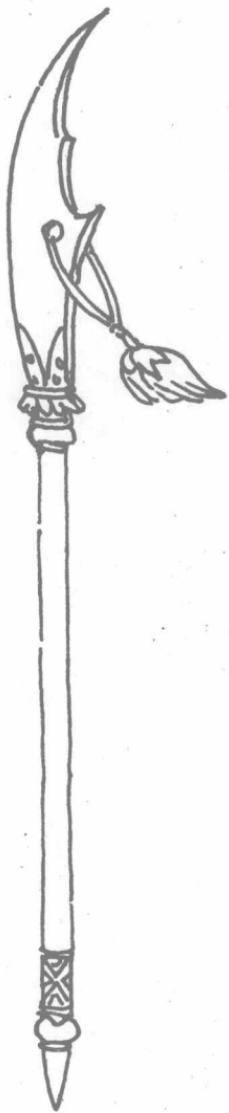
《武侠天地》旨在以发表新人新作，名人名作向广大武侠迷们提供武侠小说出版的大参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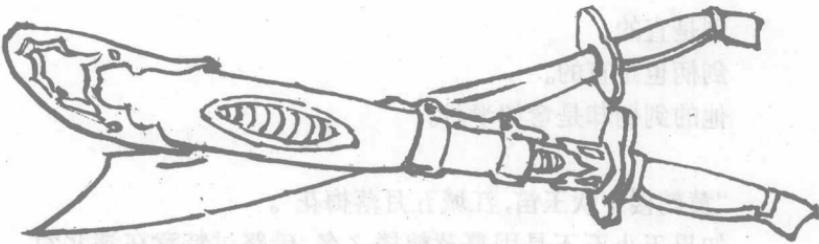
《武侠天地》还有一个义不容辞的责任，那就是抨击伪劣产品，揭露商业文化带来的弊病。古龙先生说过：一切存在的东西必有他存在的理由。《武侠天地》从本期起开始存在了。

《武侠天地》期望得到每一位武侠先生的支援和爱护，更希望得到广大读者中武侠迷的关心和爱护。

溫柔一刀

溫瑞安（馬來西亞）





不像人的人

到开封府来碰运气的人，王小石是其中之一。他年轻、俊秀、志大、才高，远道而来，一贫如洗。但他觉得金风细细、烟雨迷迷，眼前万里江山，什么都阻不了他闯荡江湖的雄心壮志。就连春雨楼头、晓风残月的箫声，他也觉得是一种忧愁的美，而不是凄凉。

王小石跟许多人有点不同，他带了一柄剑。

他的剑当然用布帛紧紧裹住，他并非官差，也不是保镖，衣着寒酸，而且是个过客，若不用布把这利器遮掩起来，难免会惹上许多不必要的麻烦。

被厚布重重包裹起来的剑，只有一个特性：那就是剑柄是弯的。

剑是直的。

剑柄也是直的。

他的剑柄却是弯如半月。

“黄鹤楼中吹玉笛，江城五月落梅花”。

如果王小石不是因慕黄鹤楼之名，借路过特意在湖北勾留，游览一下这名楼胜景，就不会见到白愁飞。

假使他没见着白愁飞，那么往后的一切就不一定会发生。就算发生，也肯定会不一样。

人生其实就是这样，无意中，多看一眼，多听一句话，可能会造成极大的改变。刻意为之，反而不见得如愿以偿。

江水滔滔，风烟平阔，楼上楼下，仍有不少风流名士的墨迹词章。惟因“黄鹤楼”下的街道上，市贩聚集，叫卖喧嚣，洋溢着一股鱼虾腥味和其它鸡鸭犬豕的气味，脏污满地，本来诗意图的黄鹤楼，今已面目全非。

不过，街上摊贩麇集，各式各样的货品都有，叫卖拉客之声此起彼落，而又混杂在一起，热闹非凡。

这些贩夫、商贾们都知道，慕名而来此地的人，未必旨在浏览风景，乘机可以逛逛市集。那烟花女子，也停舟江上，箫招琴抚，陪客侑酒。

王小石观览了数处，商贩眼光素来精明，见他衣饰寒伧，料他身上无多少银子，也不多作招呼。

王小石只觉扫兴，想登舟渡江，忽听轰隆隆一阵锣声，一时吸住了王小石的注意。只见街头的一列青石地特别空了出来，是给走马卖解的人表演用的，占地相当之广，不少人正在

围观，交头接耳。待表演者告一段落，就有小童过来纳钱。通常，围观的人都会丢上几文钱，卖解的人才拱手致谢，说几句承蒙捧场的话，继续表演下去。

王小石也凑热闹地过去张了一张。
他就是这样望了一望。
一切就发生了，免不了了。

在他过去看上一看的时候，也有一个念头在心内闪过：会不会正好有个江湖卖武的美丽女子，正在比武招亲，这一瞥就定了情，就像戏台上演的一般？

不是的。
他倒是看见了令他吃了一惊的事物：

西凉人。

青石板地上，人们围成一个大圈，圈子里，有几名精壮汉子，在敲锣打鼓，边插科打诨，道说戏文。两名粗壮的妇人，牵着两尾小马驹，戴上面具，手持小刀小剑，正在绳索上、矮凳子上作翻滚的花巧，颈上都缚着细细的锁链。

另外还有几只大马猴，被粗链缚在架上，两只眼睛都老气恹恹的，在注视场中小猴的表演，看去跟垂死的老人家垂视小童嬉戏一般无奈。

这都不能让王小石震惊。
真正令王小石惊异的是人。
石板地上，还有几个“人”。

说他们是人，实在是件残忍的事。这几个人，有的没有手，有的没有脚，有的手脚都断了，只剩下单手单足，或是一手、一足，更有一个，手脚全都没了，张开嘴巴，只哑哑作声，看了也令人心酸。

另外还有几个“人”，形象更是诡异，有一个，全身埋在三尺长的瓮里，只露出一颗嘻嘻傻笑的头，这头颅长着稀疏白发，但却有一张小童般的嫩脸。

另有一个“人”，上半身是脸，但下半身却长得跟猴子一样，全身是毛，还长了半截尾巴，只身体绝不如猴子灵捷罢了。

其中“一”人，是两个人体的背部，接连在一起，等于两人一体，一背粘着两个躯体。更有一人，身体四肢，还算正常，但面容全毁了，五官挤在一起，鼻折唇翻，眇目齷牙，十分恐怖。其余还有几个用黑布遮盖着的大箱子，不知装的是什么东西。

王小石乍看一眼，便不想再看了，只觉上天造人何其不公，竟有人生成这个样子。他自掏出一小块碎碎银，往场上抛去。

他这样只瞥一眼，还不曾看完，但留在心中的印象，是很难磨灭的。

他走了几步，心中仍十分不快乐。

为什么有的人那么健康，有的人却天生残缺？

这时，他还没有走过人们观望的行列，忽有人扯了扯他的衣角。

王小石低首一看，只见一个三尺不到的侏儒，头颅出奇地大，双目无神，四肢都萎缩瘦小，宛若幼童，正捧了一个瓷钵，指了指场心，又指了指瓷钵。

王小石知道这是向他讨钱。